



小白藝演員

少年兒童讀物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少年兒童讀物

小口技演員

姚玉霞著 毛用坤插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我和班長.....	1
偷營.....	10
小口技演員.....	15
王建文的扫盲日記.....	32

我和班長

真讓人不服氣，這學期開學，張玉華當選班長了。我提議我的好朋友楊林，可是他沒被選上，因為這個，我更生張玉華的氣。我根本就不贊成張玉華，一個女孩子，怎麼能當班長呢？我覺得，隨便在男同學里拉一個，也比在女同學里挑一個強。但是選張玉華的時候，楊林也舉了手，我想着，他大概是自己不願意當班長，才這麼做。可是他為什麼不選別的男同學呢？我真想立刻找他去問問，看他是不是糊塗了。

放學的工夫，我擠住了楊林。我問他：

“你為什麼選張玉華呢！”

“她不是頂合適嗎？”他倒反問起我來了。

“有多少男同學不選，偏選個女的！”我氣昂昂地說。

“張玉華哪一樣不好呢？這只怪你討厭女孩子罷了。”楊林說完了，我沒理他。我們倆沉默地走了一段路。楊林忽然又問我：

“少祥，你的未來志願是什麼？”

奇怪，他怎麼會把我的志願都忘了呢？我曾經在一篇作文里寫過，我畢了業要參加農業勞動，向徐建春看齊。因為這一篇

作文写得好，老师在课堂上还夸奖过我，班上的同学没有人不知道。尽管我觉得他问得突然，可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回答他，誰不愿意谈自己的得意事呢？

“学习徐建春，参加农业生产。”我挺神气地说。

“你为什么向徐建春学习呢？”他问得我摸不着边，我就说：

“她好嘛，我当然要向她学习！”

“可是，你要知道，她也是个女孩子呀！”

楊林的心眼兒真多，一下子就把我繞进去了。我本来打算说，我参加农业生产，也不一定要学徐建春，我可以去开拖拉机，象梁軍一样；可是我又一想，梁軍也是女的，我就暂时不吭气了。我知道，楊林是想劝我，成心拿模范人物說服我，我才不听这一套哪！

“徐建春是徐建春，張玉华是張玉华，她們不是一个人！”半天，我别出来这么几句。

“可是她們都是女的呀。”楊林說的我再也反不过去了。我回答不上来，心里却还是不大服气。我就说：

“走着瞧吧，看她的班長当成什么样！”

事也湊巧，学校里号召班級开展文娱活动，特別注重舞蹈。不是吹，比跳舞不只是在班里，我在学校也数得着。过去

每一学期，班上的文娱活动都少不了我。我猜着，張玉华当班長，她也得求我。我猜对了一半，她找我来了，可沒求我。她說：

“少祥，文娱活动是咱們全班的事，这个工作还由你来做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我一口回絕了她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你不参加嗎？”

“不参加。”

她呆呆地看着我，我想她一定要向我說好話，央告我；誰知道，她只說了一句“你再想想吧。”就走了。真沒勁。不过，我还想，反正离了我不行，她早晚还得来求我。

一連几天，我等着張玉华找我，可是她却沒再和我商量。是不是她把文娱活动的事忘了呢？后来，我向別人一打听，原来已經組織起来了。張玉华对別人說，“先組織好了，教跳舞的人，是可以找到的。”我納悶，她找誰呢？这一来，我对她更不滿意了。就是沒有机会，有机会我真想和她吵一架。

机会来了。学校把統一制定的練習本发到班上，由班長再发給同学。張玉华按着次序，一本一本地下发，发到我面前

的时候，她忽然把浮头起一本，迅速地抽到底下，却把下面的一本给了我。我心里想：当个班长，还有私心，把好的留给自己，把坏的给别人。哼，我才不依哪！



“为什么不按次序发？”我质问她。

“你就要这一本吧，又没有毛病，何必挑拣呢？”

“该给我哪一本，我要哪一本！”我坚持着说。

“你別和我爭了，我要那一本吧。”她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。

“不行！”

我站了起來。她無可奈何地把抽換到底下的那一本練習本交给了我。天哪！真沒想到，封面上有一個大窟窿。我的臉馬上變長了。她走了兩步，又折回來對我說：

“還是給我吧，要是能向學校換，我就換一本；不能換的話，我就要這一本。”

我不好意思答應。她不等我回答，就把那本壞的換走了。低年級的同学，年歲小，自己管不住自己。為芝麻大一點的小事，他們也會吵起來。我的妹妹就有好幾回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哭着回的家。這一天我回去，見她又哭了。媽媽說：

“一個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子，不小心把她的本子弄髒了。”

我就哄着妹妹說：

“這個男孩子真壞，我要是遇見這一號欺侮女孩子的男學生的話，非把他揍扁了不行！”

妹妹咧開嘴笑了。她問我：

“你們班上，有人欺侮女孩子嗎？”

我連忙說：

“沒有，沒有！從來就沒這樣的事。”說這樣的話，我很不自然。要知道，我並不是理直氣壯的。

我們班在執行小五年計劃上，遠遠跑在別的班前頭，其實這也沒什麼值得驕傲的，我們是六年級，本來就應該給低年級作榜樣。就說這一次捉麻雀吧，我們逮得比哪一班也多。出發以前，分成兩隊，張玉華帶一隊，我帶一隊——我是臨時被指定的。我成心想和張玉華比一下。我領着同學們跑到這兒，又跑到哪兒，跑得大伙都喘不上氣來，才逮了三只麻雀。二十多個人，一共才弄了這麼三只麻雀，簡直有點泄氣。我萬沒想到張玉華他們，也是二十幾個人，卻一下子逮了八十一只。我們這一隊的同學有人埋怨了，說我不和大家商量，亂跑一氣；說張玉華事先征求了同學們的意見，分頭去找。不是一群人象打狼一樣，擠到一個地方，那樣做，早把麻雀吓跑了。說的我更加傷心。看看張玉華那一隊，瞧瞧我自己這一隊，我發了愁。拿這三只麻雀，我怎麼去交呢？兩隊一比，正好差二十六倍！張玉華這工夫却跑來找我了，她說：

“反正是咱們一班逮的，混到一塊兒交上去吧。”

“好！”我連忙答應了。我覺得，張玉華這件事還處理得不錯。

每天下午放學，我一到家，爸爸呆不多久也要下班回來，

比釘釘子还准。放了学，媽媽說叫我去买一袋面，順道等一下爸爸，等他回来了，讓爸爸用自行車馱回来。我担心天晚了，合作社下班不卖了，就連忙跑了去。我很快买到手一袋面，售货員帮我弄到門口，我就站在那兒等起来。

天漸漸黑了，路灯都已經亮了，还没有見爸爸的影子，我焦急得要命。远远我看見几个人走了过来，到近处我才看清是張玉华領着她的弟弟，陪着她的母亲一道去看电影。她还换了一身漂亮衣裳。她看見我守在合作社門口，就問我：

“你呆在这兒干什么呢？”

“等我爸爸。”

“等他干什么呢？”

我朝面口袋呶了呶嘴。她猶豫了一下，对她母亲說：

“媽，您先走一步，我帮他把这一袋面抬走。”

“那怎么能行呢？”我看了看她的新衣服，我拒絕了她的好意。

“不要紧！”她說着就要往她身上扛，我没有法子了，只好和她一块兒往家里抬。到了我家里，我媽媽赶紧接过去，又連忙找小笤帚給張玉华扫蹭在身上的面粉，張玉华却一蹦三跳地跑了。我媽不住地夸她：

“你这个同学真好！”

我就說：

“我們同學都是這樣，同學之間，應該互相幫助。”說完了，我的臉馬上紅了，我覺得有點發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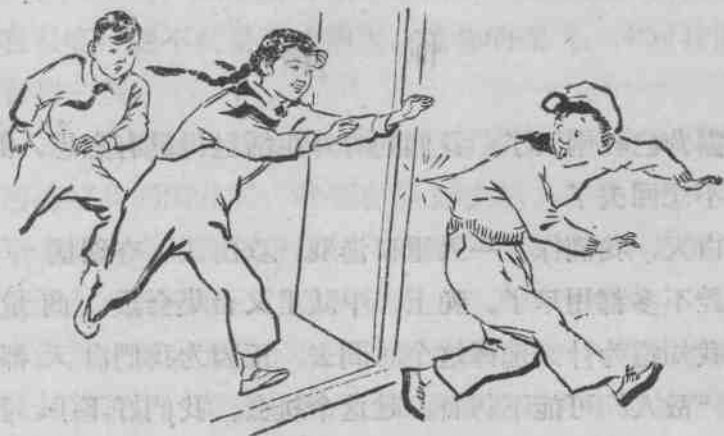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因為開會，到半夜才回來。幸亏有張玉華幫忙，要不傻等着可糟啦。

第二天，我下決心去找張玉華，我想告訴她我願意幫助她做些工作。到了學校，我試了幾次，却沒有張開嘴。到下午文娛活動的時間，她又跑去組織同學練跳舞去了。我找了她去。我呆在門外邊，想看看他們怎麼練習。原來他們是這麼做的：誰會哪一樣，就教給大家哪一樣，都是教的，也都是學的。看樣子，他們離了我滿行。這一來，我更不想進去了。有一個眼睛尖的同学，一眼看見我躲在門口，就喊了我一聲；我扭頭就跑，真倒霉，門上有一個釘子，“哧”一下子，挂住了我的毛衣，挂斷了好幾根綫。這一耽誤，同學們把我攔住了，我只好跟他們一塊兒走進屋裡。張玉華從口袋裡掏出兩根鈎針來，不一會兒就把我的毛衣收拾好了，破的地方一點都不顯。

“謝謝你。”我小聲說。

“別謝我了，我們還想謝你哪。你是不是來幫我們練習跳舞呀？”她笑着問我。

我點了點頭。



“欢迎！”同学们一齐大声喊起来。

从这以后，我和張玉华变得非常好，对别的女同学的想法也完全变了。男孩子和女孩子还不是一样嗎？我們生活在一块兒。就應該象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一样，团結在一起，把我們的学习和工作搞得更好。

我本来不想同別人說这件事，可是楊林几乎知道我的全部秘密，他非要叫我写出来，他說：

“說不定还有极少的男孩子，他們的想法也和你过去一样；把你的事講給他們听听，也許会有好处的。”

他老是慫恿我，我只好就把我和班長的事，全部写出来。

偷 营

露营已经两天了，我们的野外生活过得真有意思，简直就叫人不想回去了。

白天，我们作了一天军事游戏，攻山头，夺碉堡……，把力量差不多都用尽了。晚上，中队里又召集会议，商量去偷营。我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去，正因为我们白天都玩累了，“敌人”可能不防备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好下手。我们精疲力尽，“敌人”也够瞧的，在这种时间，谁能够坚持，谁就能得到胜利。

偷营，是一件冒险的事。得了手，弄回来点什么东西，第二天挂到旗杆上，叫“敌人”派代表来领，真痛快；要是偷营的人不小心，叫“敌人”抓住了，当了俘虏，自己受一夜罪还不说，中队的荣誉也得跟着受损失。去偷营的，必须是精明强干的人。

用不着商量，我们的小队长头一个当选了。说真的，他足够条件。可是他一个人还办不成事，无论如何还得要一个助手。我愿意去，正好同学们也选了我。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。

我们俩收拾了一下，马上出发了。

天，半阴半晴，云彩在月亮上面飘过，这时候，我們希望根本沒有月亮，要不就是个大阴天，这样的天气，才对我們的行动更有利一些。

“敌人”——实际上就是第二中队，住在另外一个山头上，一条小河溝把我們隔开了。我想在桥上过去，一来近一点，二来走着方便；小队長坚决反对，他說：“敌人又不是傻瓜，小桥上能沒有人放哨嗎？”我不贊成，心里暗暗地說：“这本来是軍事游戏，对方大概不会下那么大的工夫。”我的心思准是被小队長猜着了，他接着說：“我們要是現在不認真严肃地对待演习，將來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。”他說得我臉上真發燒。我沒說別的，我是助手，我得服从他。他說的也有道理。我們倆選擇了一条偏僻的小道，輕輕地趟着河水，走了过去。

越离“敌人”近，我心里越緊張，連大声出气都不敢。忽然，我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子，我小声說：“看！”小队長沒有說話，他把我往下一拉，我們倆馬上都臥倒了。黑影子一晃一晃地向我們走来，啊，原来是一条狗。小队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粮来，輕輕向狗扔了去。那条狗吃了一惊，但沒有出声，它聞了聞，馬上大口地吃起来。看样子是一条找食吃的野狗，都餓坏了。等野狗吃完了干粮，小队長便叫我把身上帶的

东西也拿出来給狗吃，那是我媽媽給我准备的可口包子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可是我知道，不喂飽这条狗，它就可能乱叫起来。那样一来，一切都完了。我一狠心，把包子丢了出去。趁狗只顧吃东西，我們倆又往前进了。

路难走得要命，有时候得抓住点什么东西，才能往上爬。我一不小心，叫蒺藜扎了一下，疼得我直想哭，我咬着牙忍住了。小队長馬上拿出来他的新手絹，給我包上；血流出来，把他的白手絹都染紅了一块兒。这时候，我真感激他，他真能为別人牺牲自己。

爬到了山頂，我回头朝下望了望，小桥旁边果然有人，我們要是在那条路上走就糟了。可是就是在“敌人”营房附近，警戒得也很严。我想了个主意：我可以繞到另一面去吸引“敌人”，小队長在这一面好去偷营。他不同意，他說那样会有危險，至少有一个人可能被对方抓了去。他主張多忍耐一会儿，等待机会。

对方的哨兵，来回地走着。有一回就在我們身边过去；我們倆爬在地下，嘴都吃到土了，幸亏“敌人”沒看見我們。这件工作是真艰苦，不能說話，不能动，困了不能睡。尽管是夏天，后半夜还是有一点凉，我打了一个寒战。小队長悄悄脫下来他的外衣，給我披上。我怎么能讓他这样作呢？要知道，他

穿的也不多。我們誰也沒出聲，推讓了半天衣裳。直到又聽見脚步声，才又都爬到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熬到了后半夜，“敌人”的哨兵不大走动了。我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們只有兩個人，光是坐着悄悄地說話，后来兩个人都栽起头来了。看样子，他們馬上就会睡着。我想动，剛一抬头，又叫小队長按下去了，碰得我鼻子直发酸，可是我相信他是对的。

两个哨兵都睡着了，我們爬着摸过去。我們鑽到“敌人”的帳篷里，把他們的鞋捆了一捆好帶着走，当战利品。我趁着月光，看見第二中队的李德明睡的样子：仰面朝天，閉着眼睛張着嘴，可滑稽了！一下子引起了我的頑皮念头。我掏出自来水笔，要在李德明臉上画眼鏡。正要动手，小队長猛一拉我，我觉得他有点不高兴，就沒有再画。但是，我还是給李德明写了一張小紙条：“对不起！因为小队長的命令，我来不及給你做一付眼鏡了。”

我們背着战利品走出了危險地区以后，小队長說起我来了，他埋怨我不應該給李德明画眼鏡，因为这么做很容易前功尽棄……。

这时“敌人”已經发觉，追赶出来，可是，我們已經走远了。这一晚上，我明白了好多事：作一个战士，需要小心謹

慎，还要有坚持、镇定、勇敢、机智、肯牺牲自己、关心战友等等高贵品质。往后，我决心下工夫锻炼。

值得让人高兴的是，我们偷营胜利了！

